当看到那件湖蓝色衬衫时,她担心的事发生 就是她的儿子。儿子夹在一群小朋友中间,也

L乘客笑着跟孩子们 他们熟了。她通常是

自己开车上班, 今 天,正好车在保养, 所以就坐了公交。

皱起来了。医生朋友把丈夫单独叫了出去。双眼的 距离那么开,很多异常的现象。果然,几项测试下 来,是脑瘫。丈夫的心坠入无底的深渊,简直无法 他。 面对孩子。

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带孩子回城。后来,因为 儿子残疾,她和丈夫又要了一个孩子。让她欣慰的 是, 二胎的女儿漂亮、聪明。

儿子到了读书的年龄,她和丈夫反复考虑,还

是让儿子回城上学。本市这所特教学校在业内很多

手,他不肯下。老师拽他,他抱得更紧了。也许 他对金属杆发生了兴趣。也许,他还没有享受够坐 车的快乐呢。也许,他的思路正停留在另一端呢 年轻的老师窘得满脸通红,要知道,此时,大家都 急着上班呢。老师轻声地在耳边哄,他仍然紧紧抢

孩子看到这情景, 有的在叫,有的也 想上车了。

此刻,她好紧 张。"摘下你的墨 镜!"有个声音在 对她说。她想这

子突然回过神来,意识到空荡荡的车厢只剩了自己 一个,他的手松了,然后就下了车。她一把抱住了

不起!"年轻的老师送乘客上车,嘴里不住地说。这 次,她没上车,她摘下墨镜,紧紧拽住儿子的手

她陪着老师和学生走到街口,然后回来再坐 一班车。她在内心做了一个决定,从明天开始,她 要跟婆婆换一下,亲自接送儿子上下学。而且,跟

借着客轿的亮光走回村里的过程,处处布满了可以品 日常生活的描摹,让我们看到了万花简般的五彩斑

作品取用了一个既符合传统乡村生活的现 要的那个核心,对这个文类来说,它的意义不 世的视角来写,比如《桃叶》中以卖扇 但先于高远的思想,甚至也先于语言上的经营 女写王献之。这些小人物多有一些生活 打磨。

赵淑萍对于小小说的故事结构具有掌控力,取 "奇艺""奇事",而是刻画我们 材简单,有着足够的情感积淀以及理性的光芒。语 旧日生活中那些熟悉人物善 言干净利索,文笔自然流畅,表达能力极具天赋, 良干净的灵魂。 呈现出一种成熟圆润的质感,传递出自然淳朴的传 统气息。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金雀坊》总编杨晓敏 《十里红妆》集子中大部分微型小说,很少有大 长黄文杰

读赵淑萍描绘的故事, 总让我不由得想到戴敦 历练出来的精湛技艺, 但也不是冯 ——**评论家、浙师大教授方卫平** 骥才先生笔下那种"俗世奇人"。 说挖掘俗世传奇, 重点不是

> ——宁波市文化艺术 与旅游研究院副书记、 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

2020年12月8日 星期二 B1、4

策划: 王存政 叶向群 责任编辑: 叶向群 电子信箱/yxg@cnnb.com.cn

NINGBO DAILY

小说阵仗里的宁波"轻骑兵"

甬上小小说创作的"师徒授受"现象

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他已发表小小说2000余篇,90 人,在他面前,我却是个门外汉。"就是在这样的对谈

我猜想,正是对于文学的痴迷,催生了他诲人不倦的 这是一种有文化分量的写作方式。就好像墨西哥作家胡安

无限热情。慈溪作家岑燮钧在自己的两本小小说集后记 鲁尔福写干旱,不直接写干旱,而是写下雨,写雨水。"

名家评说

者。平日不上网,不开车,不用电脑,他像一尊游离于红 平向我描述过谢志强聊起文学时的"痴狂"状态:



谢志强,余姚人,1954年生,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 小说家学会副秘书长、浙江省作家协会特约 研究员、宁波市作家协会顾问。出版小说《塔 克拉玛干少年》《大名鼎鼎的越狱犯哈雷》《会 经典深度致敬》等30部专著,在国内外发表作 品2000余篇,多部被译介至国外,部分文章入 选大、中、小学语文教材和考题。曾获多届中 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 《小说选刊》双年奖等奖项。

作家,赵淑萍、岑燮钧、苏平、蒋静 波、吴鲁言、彭素虹、汪菊珍、胡新

孟……名字可以排成长长一溜。他们 的作品或亮相于国内顶级文学期刊,

底里却是认作师傅的。在传统语境中,与"老师""同 志"等相比,"师傅"平添了一份"一日为师,终身为

《哦,苏珊娜》的旋律怎么从他的嘴巴里流出来。邻居大

哥大概也享受有这么个年幼的崇拜者,有一天他对我说:

"如果你喜欢,我教你怎么吹吧。"尽管这段因缘最终没能

让我成为口琴高手, 但这款小型吹奏乐器带给我的快乐是

谢志强之所以能够成为诸多小小说写作者的师傅,我

想,首先在于他自带的"迷人口琴声"。文人大多有点清

高,写作又是件私人化的精神劳动,倘若没有一点能耐或

就跑去端坐于他家的小矮凳上,痴痴地看《喀秋莎》 也可一饮而尽的气概"。



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宁波市作协评论创委会 副主任。作品入选《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 《微型小说选刊》《新中国七十年微小说精选》 等多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权威选本。已出版微 型小说集《永远的紫茉莉》《十里红妆》、散文 集《自然之声》《坐看云起》;《哑巴》《女巫》等 作品分别获得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奖 多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小小说选刊》优 秀作品奖(佳作奖)、"善德武陵杯"全国微小 说精品奖及2019世界华语微型小说年度奖。

或结集出版,或跻身某某年度排行榜。每每谈起"领进 标杆意味,是无法受人膜拜的。小小说被喻为小说领域的 谈文章、谈文学。"感到不安的是,很多时候,我插不上

提出"结对帮扶"的要求——一切完全基于自发。想起少 列、一个系列的书稿更多。他的这种四十年如一日的坚 谢老师天南地北、张三李四的一通海聊,你就发现自己所 传。

年时一位邻居大哥,善吹口琴,每当琴声从隔壁飘来,我 持,让我想起契诃夫所说的"当喉咙发干时,会有连大海 有的疑惑都没了,有的只是满满的收获。有一次聊天时,

"那天,一个清瘦而高的'老帅哥'从大门里出来,

"'我不行的,我只能写点散文,呵呵,豆腐干。'

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了恩师谢志强的指引:

热情地招呼我:'燮钧,你也可以写写小说。'

"'我看行。'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作协会员。现致力于短小说创作,作品发表 或转载于《小说选刊》《小说月刊》《四川文 学》《广西文学》《安徽文学》《天津文学》 《北方文学》《小小说月刊》《微型小说选 刊》等杂志。部分作品入选年度排行榜、年 度选本和中考、高考模拟卷,多次获得慈溪 市"月季花奖"政府精品奖。著有小小说集 《戏中人》《族中人》(即将出版)、散文集

"一聊起小说,他很快进入角色,谈着谈着,人就站

该有水壶,飘在身后。他说,要想杀死沙漠中的人,只要 家。"

除了小说,谢志强至今已出版《与小小说共舞》《小 告诉你"戏比天大"。

打穿他的水壶。'他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

小说讲稿》《一场进行时文学对话》等5部文学评论专著,



小说集《纸篓》即将出版。

有些耐人咀嚼的东西。此外,他的文学观也深深影响了

同样,谢志强提出的"围绕人物运动中的细节创作"

(五)

本好书的推荐,有时候是一个电话的鼓励,有时候是一点

灵感的共享。而"师傅",至少可以帮助你少走弯路,并

文学之路即便再孤独, 也需要同道陪伴, 有时候是一

期待宁波的文学、艺术界, 出现更多的谢志强, 更多

我。他说,生活中缺什么,文学就补什么。文学钟情小人

苏平, 浙江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 《野草》《文学港》《青年文摘》《特别关 注》《小小说月刊》《天池》《辽河》《新聊 斋》等,共计发表文字20余万字。20余篇 入选《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及各 种年度选本。《兵站故事》荣获第十届中国 艺术节曲艺作品类"群星奖"。被宁波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授予宁波市2013-2014年 度优秀文艺作品创作奖·特别荣誉奖。小

他说, '写沙漠, 要写水壶。人在沙漠里, 不停地奔跑, 的文学理论, 让苏平受益匪浅, "看谢志强的作品, 能让

像是穿上了魔鞋,停不下来,因为沙子太烫。而此时,应 我们学到小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他是一位被低估的作

哭,直哭得呕吐起来。

"三姐,你说怎么办?" "我们肯定要被爸妈打死了!" 我们两个人说着也抹起眼泪来。半晌,四妹说:

艺食堂, 我们四姐妹都吃稀粥, 只有五弟吃干

。五弟说:那你是你我是我啊。妈说:我送了

礼,就是你送了礼,我跟你是一家,你舅舅不会介

门要跟着小舅子一起去深圳做生意,老娘就托付给

我们了。妈八十多了,平时都是在五弟家吃饭的。

五弟一走,我们四姐妹得轮着给妈送饭去。这样,

有一次, 我给妈送饭去, 半路上, 天色骤变,

乌云密布,风吹得电动车差点撞上墙。到了妈那

里,我拿出饭菜,赶紧回家。家里晒着衣服,窗棂

四开呢。谁知半路上,大雨倾盆而下,淋得我都睁

不开眼。我上上下下全湿了,推车走进家门,顿

时, 地上一摊水。我关上门窗, 赶紧换洗, 泪水不

5.弟给我们四姐妹每人五百元,算是我们代他照顾

老娘的饭钱,我们客气着,都没收下。这能收吗?

段们把这层意思说给妈,妈说,那倒也是,就是苦 了你们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妈说到我们心上去

段去送饭,看见妈在折腾那个十多年没用的煤炉

"三姐,要不,我们 "扔到哪里去?" 我愣

四妹前前后后看了-

7,说:"我们就扔到河

后来,妈在河滩找到

子请吃饭, 五弟一家都去 了。五弟给妈热了几个

算什么话。那会她生病,不是我们姐妹一起送到医

又一遍,说儿子好,媳妇也好,孙子更好,他们有

"我和四妹。她抱起五弟,一看摔破了额头,把我——接到三嫂的电话,让我快点过去,说我妈倒在地上 我怎么也拉不动,又给几个姐妹打电话。五弟赶到 时,四妹也已赶到了。五弟背起老娘,跑到马路

> 弟,给妈倒了半碗酒,你道妈喝了多少?一瓶红酒 等到住院诸事办定,大姐二姐先走了。五弟

说,三姐四姐,你们也走吧。 我说,我和四妹一起伺候妈吧,你一个男人也

钱, 五弟收下了亲戚的礼!

妈挂着点滴,睡着了,好像无知无觉的样子 我和四妹坐在旁边,两人一直唏嘘着:妈怎么就喝 醉了?我无法想象妈一个人,嚼着鳗鱼,喝着红 酒,喝完了半碗,又倒半碗,半碗喝完,又倒上-些,一直喝到酒瓶见底……当年,我们的妈是个多 么凌厉、精干的人,如今真的老糊涂了吗?还是有 五弟在,她有了靠背,什么都不怕了?

我和四妹闲聊着。我又无端地记起四妹让我把 五弟扔到河里去的往事,问四妹还记得否。四妹摇 摇头,说怎么会呢。

"小孩子的心思,真是猜不透!" "你说啥?"

"不要说五岁的你,那时就是我,都想把他扔 了,只是怕爸妈打呢!"

"是啊是啊……"四妹好像是记起来了。 等妈醒来的时候,我说:今天要不是三嫂来报

信, 五弟把你背起来, 你都没命了。你怎么喝了这

的创作模式。近80%的小小说是"事套人"。事像笼 子, 其中的人物被动, 不自在, 不自由。岑燮钧选 理运用, 使人物更鲜活、更接地气。 择的则是"因人生事"。我以为,小小说的第一要务 是写活、写好人物。

致,语言简洁干净,长短句的搭配、段落的转换, 篇只有两处写到猫,一处还是画中之猫,整个故事 领会了汪曾祺小说中的"随便"。

者。岑燮钧颇受汪曾祺的 样的张力。 影响。汪曾祺将小说的

岑燮钧小小说的三北地域特色,包括方言的合

——作家、评论家谢志强

岑燮钧的《猫眼》,似乎有点"文不对题",通 像人的呼吸的气息。他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 中,猫绝对是配角,甚至不如虫子。但猫的眼睛有 折, 更注重人物情感的微妙之处, 而结尾往 个特征, 就是瞳孔可以随意缩小或放大, 表面眯着 往"不了了之"。不了了之的结尾,既敝 眼,其实一切尽在眼底。女主人公和老师的情愫, 开,又返照,点亮人物的形象。岑燮钧 师母心知肚明,却一直没有说破,不仅不说,仿佛 还在牵线、支持、默许,甚至助长。而师生间的情 岑燮钧小小说时而会出现方 感,也始终没有突破限制,虽非"发乎情止乎礼" 旨。小说中的方言是把双刃剑: 但读者的阅读惯性,却一次次遇到了挑战。三人之 既能带出味道,也能疏离读 间无声和较量,同时又似乎是默契,使作品有了别

——评论家李晓东

与孔行松不同的是贺加米的瘦。

那是真的瘦,浑身没几两肉似的,走起路来摇摇晃 晃,晃晃摇摇,任谁和他在一起都会想在他胳膊下搀一 把, 扶他一下。也难怪学生暗地里叫他贺加肉, 意思是 说加米已经来不及了,得赶快补肉才行。

贺加米有一个烟斗,很大,铜质的,整天含在嘴 里,但里面从来没烟,他不吸烟。贺加米的脸型窄而且 长,典型的马脸,很有"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日方流 到腮边"的意思。平时有人开玩笑,就说,"贺教授, 你的脸全是被这个烟斗拉长的吧。"贺教授也风趣, 说,"去年十八,今年二十。"

贺加米是教音乐的。说来,你也许不信,就这么-个孬样的,往教台上一站,仿佛一下子变了个人,精气 神十足,"哆来咪发唆拉西哆"从他嘴里蹦出来,一个 是一个, 没半个像软蛋。贺加米指挥乐队或者合唱的时 候,烟斗就是他的指挥棒,挥动起来,别有风味。贺加 米当然会弹钢琴,他的手指比他的脸还长,十个指头往 琴键上一放,不弹,光看着就是那么的妥帖,那么的和 谐。孔行松常说,"饱食终何用,难全不吃肉。"接着后 面还会补一句,"要是天天听老贺弹琴,那不吃也无 妨。"有时,同学不想去吃饭或者去得晚了,另外的同 学就会说,"听加肉弹琴了?"说的是绰号,语气也很戏 谑,可分明全是对贺教授琴艺的钦佩。

贺加米多数时候在校, 偶尔也会去走穴。请贺加米 的人多了,各种喜宴、晚会,凡是上档次、有规模的, 都以能请到贺教授捧场为荣, 贺教授的男高音一亮嗓, 宴会气氛立马就上去了,可是贺教授不是明星,难请, 有钱也无处使劲。贺教授喜欢整几盅,两三要好的朋 追着他。 友,或者相熟的同学,围成一圈,一盆花生米,就着回 龙大曲(回大周围农家的土烧)就干上了,如果有一盆 他,非他不嫁。"贺加米笑了。他甚至用那双弹琴的手 了。"

钱湖螺蛳(回大周围有一湖叫钱湖),那就更妙了。喝 到兴头上, 贺教授会即兴地唱起来, 曲词全是现谱的, 脱口就来。一次, 贺教授和几个同学玩得尽兴, 连要了 四盆螺蛳,数斤回龙大曲,和着调子把回大八个有个性 的教授全唱了一遍,"陶先来,帆布袋,电影票随手 来;伊不夹,大脑袋,出手不凡口难开……怪,怪,

唱段全录了下来,不几天,这歌在全校广为流传,经 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吹完了, 久不衰,"回大八怪"也就这样正式亮了相。据说,后 来,"八怪"特意为这事好好聚了一餐。贺教授除了这 种即兴表演,他还喜欢走乡串村为小老百姓表演。贺 教授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热切的目光,崇拜他的人多 落泪无数。与孤坟相近村庄的村民也证实,那天寄居在 了,这很正常。可是有一天,贺教授感到了异样,那双 孤坟旁老树上的一对乌鸦异常地聒噪了一整天,声闻数 大眼睛里喷射出来的炽热,一下子就灼伤了他。他的记 忆突然就连贯了起来,许多时日,这双眼睛其实一直在

她是他的学生,还在校的学生。她说,"她爱上了

摸了摸她的头说,"孩子,别乱说。"贺加米真的可以做 她的父亲, 他都快到耳顺之年了。可是她很固执, 她把 表白书贴到了学校的公告栏。她说,"她要照顾他一辈 子。"事情迅速在全校传开。竟然全是支持她的声音。 贺加米一直是孤身一人,他的妻子在动乱之年为了保护 他,过早离世。"怎么我们就没想到要嫁给他,然后照 顾他一辈子呢?"有的女生在支持她的同时,竟然还这

贺加米当然不会同意。她一急,爬上了六层高的教 学楼的楼顶。学校领导无奈,找贺加米谈话,有撮合他 们的意思。领导说,"两相情愿,合法合理,再说贺教 授你也应该有个人来照顾你的生活。"贺加米闻言,拍 桌而起,说,"于礼何在?于情何在?难道我们忍心去 害一个姑娘?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她还是被贺加米带走了。贺加米把她带到了乡下, 那里几间小屋,几座孤坟,几棵老树。贺加米什么都没 说,吹起大烟斗,呜呜咽咽,咽咽呜呜,如泣似诉,如 诉似泣。大烟斗竟是一管箫子。日暮时候,起风了,苏 怪!"有同学不知是事前有备,还是机缘巧合,把这些 轼的《江城子》从箫子流出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 贺加米指了指其中的一座孤坟。她明白了。泪无声地从 她的眼里落下来。据说,那天一只野狗经过,眼见树叶 飘零、乱草摇曳,耳听箫声凄切悲沉,竟也呆立一旁,

> 她成了贺加米的干女儿。现在她还时常领着一家人 去看他。后来一次聚会,蒙童提出,让贺加米再吹奏 一下那首凄美绝伦的《江城子》,可是贺加米说,"忘

职业为题,要么直接以人物姓名为题,直截了当,不 时,后来慢慢归于平淡,为什么会这样呢?最主要的

这个文学现象让我纳闷:没有正儿八经的拜师仪式, 尘的"古董",整天待在书斋里,除了看书,就是写。出

以标题唬人,不求标新立异,精彩韵味却在行文故事 原因,还在于小说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哲理的揭示太 里。在他的笔下,一个个俗世凡人,却都有着各自不 直接,就变成了说教,读得多了会让人心生厌倦。另 俗的红尘奇事。充满聊斋意味的捡骨师,有情有礼 平的小小说在哲理探寻上是隐而不露的,需要读者自 的大学音乐教授,心不为形役的大学古文教师…… 己细细去体会。比如《人事》,我们可以读出职场哲 这些人物,一一从苏平笔下走来,每一个人物都带 学,还可以进行多方位的解读,譬如"害人终害己" 术画廊。

乐才能之奇,最后才是点睛之笔——触及到他的心灵 味,读来耐人寻味,余韵悠长。 与品格。年轻女学生的大胆表白, 贺教授委婉而巧妙 的回绝,一位有才有品,有情有义的男人形象便从一 点点变得立体、饱满感人。

的艺术手法:譬如他对人物的刻画,总是由外表到行为 内心,展示人性品格层层递进,层层深 再到内心, 层层递进, 层层深化, 如百川归海, 精描 化, 最终让人物鲜活起来, 体现出作 细画中涓滴积累,最终让这个人物在纸上活起来,立 者对生活的理解。作者具有较强编织 起来。读来如水到渠成,没有丝毫的生硬与突兀之 故事能力,能将故事中的矛盾冲突

——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金雀坊》总编杨晓敏

苏平的作品,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哲思意味。哲学 胜"的效果。 的思考,是最高层面的思考;哲学的艺术,是最高境 ——宁波大学教授南志刚

苏平近年来创作的人物系列小小说,要么以人物 界的艺术。哲理小小说有20世纪90年代曾经风行一

此后,岑燮钧经常与"老帅哥"坐在书桌边谈文字、 可谓左手写小说右手讲理论。"理论"犹如武侠小说里的 的"谢家军"。

着他自己鲜活的印记。他们构成了苏平独特的文学艺 "做事很重要,做人更重要""衡量一个员工好坏的标 准,永远不是公司准则,而是老板准则"……《捡骨 在《贺加米》这篇小小说里, 贺教授这个音乐奇 师》体现了生命哲学,《野象谷往事》体现了生存哲 人,如一件精美的雕刻作品,在作家的刻刀之下慢慢 学。他的一些篇幅更加短小的蚂蚁小说,如《我需要 展露出精致的面容: 先写他的外形之瘦, 再写他的音 一块石头》《影子永远是黑的》也有着明显的哲思意

——《小小说选刊》总编秦俑

语言简洁, 节奏感较强, 善于抓住富有表现 纵读苏平写人物的小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其独特 力的动作细节刻画人,由外表到行为再走进 集中到短时间和狭小空间里加 以解决,并创造出"一波 三折, 意外之外, 出奇制

起因缘于画在绘本上的龟兔赛跑的故事。 那天,小女孩莫名其妙地闹,似乎眼前的现实让她

顷躁不安。妈妈无计可施,只好带她来到书城。一进儿! 童图书的楼层,小女孩就平静了。 小女孩翻看着一本一本绘本, 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

界。终于妈妈催促道: 你选好了吗? 妈妈该去准备午饭 小女孩选中了一本兔子和乌龟赛跑的绘本。妈妈先

去菜场,让她自己回家。 以往, 小女孩听到一则童话故事或是看 了一本童话书,时常会指派家庭成员——爸 爸妈妈, 布娃娃, 以及偶尔来看望她的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 扮演童话中的角色(严格 按照童话里的场景、情节、语言), 当然, 小 女孩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偶尔角色不够,她 就邀请邻居家的小男孩加盟,以一支草莓冰 激凌作为"出场费"。她总能在现实中重现童 话。按她爸爸的说法:现实的花园里开出虚

幻的现貌。

女孩家里,养了一只乌龟。那天星期六,小女孩叩

邻居小男孩,和她同一所民工子弟学校,比她高-个年级(她念小学一年级),却常常受她的调遣。小男孩 似乎也心甘情愿,何况,能吃上小女孩奖励的草莓冰激 凌呢。小男孩养了一对兔子,像两个白净的雪团。 小女孩邀请小男孩,带领一只兔子跟乌龟赛跑。她

承诺,要是兔子胜利了,奖励兔子一根胡萝卜,并奖励 兔子主人一支草莓冰激凌。其实,小女孩心里有把握, 绘本已把结局告诉了她——乌龟赢。

小男孩也想给小白兔换换口味,因为小白兔一直吃

作品选登

着他从菜场捡来的白菜帮子。 小女孩叫小男孩等候通知:准备完毕,我来叫,你 就带领小白兔代表队入场。

小女孩在客厅的地板上,用白粉笔画好起跑线和环 体,连得天衣无缝。于是她找来一把锋利尖刀,边剥边

不能随便给动物脱衣服

形跑道,就像学校里的田径场。她还想象用手装成发令 枪,模仿发出枪响……一切准备妥当,她已出了一头汗。 遗憾的是没有人场式进行曲,那就用嘴巴"伴奏"吧。

这是个炎热的夏日,她移来落地电风扇,摁下电风 扇的头,调到"摇头晃脑",那样,风就可以吹遍比赛场 地。她对木盆里的乌龟抱有十足的信心,乌龟整日不 动,已经积蓄了多少力气呀!爸爸常说:养兵千日,用 兵一时。她对乌龟说了同样的话。

小女孩敲敲乌龟的背壳,问:准备好了吗? 仿佛在冬日,头缩在厚厚的被窝里,乌龟伸出头, 似乎好奇外边发生了什么情况?

小女孩好像看见古装戏里的战将穿着厚重的甲胄—— 出危险。

又重又闷。有一次,她去建筑工地给爸爸送饭,爸爸脱了 外套,只剩一条汗湿的背心。爸爸说这叫轻装上阵。 小女孩扳了扳乌龟壳,扳不掉。乌龟四脚朝天,露

出白白的肚皮。小女孩说:穿这么多,咋能参加比赛, 要轻装上阵呀。 于是,小女孩搬来爸爸的工具箱,挑出起子。她本

以为乌龟的背壳与身体之间,应当有纽扣一样的东西相 连,可以用起子把它们拧开,不料硬硬的壳与软软的 说:我帮你脱掉外套,比赛后,我再给 你穿上。

> 小男孩抱着小白兔进来, 看见木盆 里的水一片鲜红。壳即将脱离乌龟的身 体。小男孩说:是不是乌龟不想比赛,

你在惩罚它? 小女孩双手鲜红,说:我帮它脱掉 外套, 让它轻装上阵。

小男孩说:不能随便给动物脱衣

就这样,小女孩第一次没有在现实里重现童话,却 举行了一次葬礼。小女孩和小男孩在楼前的绿地里挖了

一个坑, 堆起一个小土包 小女孩哭了。乌龟的小坟墓, 使她想起有一天晚 上,蚊子又叫又叮,开灯,胳膊上鼓起了一个豆粒般的 肿包。她又抓又挠, 哭个不停。

妈妈已经厌倦在女孩导演的童话里扮演角色—— 她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她板起脸,手做出切菜 的动作,一起一落,说:现实就是现实,童话就是童 话,记住教训,两个世界不能弄混了,弄混了,就要